

电影文学剧本

二泉映月

鄂允文（执笔） 刘保毅 荣磊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55.7
0

内 容 说 明

濒临太湖的无锡,有美丽的风光,富饶的物产。在旧社会,由于豺狼当道,劳动人民受尽压迫和剥削,生活比黄连还苦。民间音乐家瞎子阿炳,用乐曲的旋律,倾吐了对旧社会满怀悲愤的控诉,抒发了对未来新社会热烈的向往。这个剧本表现了阿炳的一生,文笔简练,结构流畅。根据这个剧本拍摄的影片,得到国内外观众的好评。

二泉映月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毫米1/32 印张: 2 1/2 插页: 2 字数: 41,000

1983年10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4,300册

统一书号: 10061·431

定价: 0.23元

片头：

乌云密布的天空。

太湖。烟波浩淼，天水相连。

风掠湖面，回澜拍岸，惊起浮游的水鸟。

柔美婉转的民乐合奏《二泉映月》声起。

水鸟展翅腾空，悠然翱翔，飞向远方。

翠竹摇曳。

透过疏密相间的竹林，湖水茫茫。推出片名：二泉映月

波光粼粼。叠印演职员表。……

远山。峰峦起伏。寂静、安详。

音乐继续……

《二泉映月》合奏曲在变奏旋律中，渐渐化转为二胡独奏。

字幕渐隐。

1 惠山枫树林

暮色苍茫，无锡秀丽的惠泉山。

深秋的枫树林，片片黄叶，随风飘落。

柔美婉转的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依然在阴沉沉的天空中回荡。

2 石板路上

瞎子阿炳，约摸四十来岁，但已显得十分苍老。他衣衫褴褛，瑟缩着身子，迎着寒风，步履艰难地走在城郊一条荒凉的石板路上。他身背二胡、琵琶，手握一根竹竿，由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牵引着彳亍前进。

深沉凝重的男低音画外音，伴着琴声缓慢地诉说：“当我们听到这《二泉映月》的曲调，就会联想起瞎子阿炳沿街拉琴的情景，那音调象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又象是在倾吐辛酸痛苦的遭遇，和对黑暗世界的怨恨、控诉。”

小姑娘牵引着阿炳，默然地走过小石桥。

枫叶飘飞。

枫叶徐徐落在阿炳和小姑娘的身上。

枫叶徐徐落在清澈的小溪里。

潺潺流水。

3 石子小街

小姑娘牵引着阿炳，在江南特有的一条弯曲的石子小街上远去的背影。

琴声如泣如诉，倍觉凄切哀伤。

画外音继续：“阿炳的一生，是非常悲惨的一生，他

妈妈死得早，阿炳从小就失去了母爱。童年的阿炳，由于生活所迫，跟随父亲华雪梅，出家做了道士。……”

4 雷尊殿道院外

花木扶疏，枯草萋萋。

亭台叠起，飞檐翘角，幽深静谧。

童年的阿炳，正在挥动着大竹扫把，用力地打扫殿前石阶的树叶。他道士装束，高高的发髻，消瘦而清秀的脸庞，嵌着一对乌黑而富有神采的大眼睛。他穿得单薄，很自然地激起人们无限爱怜。

年近五十的华雪梅，从山门走出来，见阿炳扫地那样吃力，立刻怔住，无限辛酸。往事在他十分清晰的记忆中重现——画面叠印：

四个彪形大汉把一个年轻的农妇拖到岸边。

其后，中年的华雪梅抱着两三岁的阿炳惶恐地赶来，绝望地喊着：“阿炳娘！”……

阿炳娘倔强地挣扎、哭叫：“阿炳！阿炳！”

阿炳两只小手乱抓，发出令人肝胆欲裂的声声呼唤：“妈妈！妈妈！”

阿炳娘已被拖进船舱。船离岸。

细雨迷濛。

一叶小小的帆影，在无边无际的湖面上消失。……但，

幼年的阿炳呼唤妈妈的声音还在隐约回响。

华雪梅从沉思中猛醒，急步奔到阿炳身边。他用道袍的袖子给阿炳擦了擦额上的热汗，十分疼爱地抢过阿炳手中的大竹扫帚，替他打扫。

阿炳，这时也很懂事地俯身端起簸箕。

感情深沉的《到春来》音乐起。

5 苍松下

道院的曲径通幽处，一棵古老的苍松下，华雪梅坐在假山岩石上正在聚精会神地拉着二胡。

《到春来》的曲调，在春意盎然的庭院中飘荡。

阿炳站在华雪梅身边，专心致志地注视他强劲的运弓走弦和娴熟干练的指法。一只小手，时而随着节拍轻轻摆动。

画外音：“华雪梅是江南丝竹的名手，阿炳在他父亲的熏陶和抚育下，努力习学技艺。”

垂柳，轻拂水面。

杨梅林，果实累累。

6 竹林边小溪

小阿炳在拉着二胡，华雪梅在一旁注视着。

远处，一片秋山红叶。

琴声悠扬。

小阿炳敏捷地运弓，指法自如。

华雪梅亲昵地凑近小阿炳，伸出手指细心地为他点拨。

小阿炳感慨地凝望华雪梅，继续操琴。

画外音：“他们父子相依为命。可是，在严酷的道教清规和封建礼教面前，阿炳连叫一声爸爸的权利也没有。他们只能以师徒相称，这在阿炳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创伤。”

秋风轻摇着翠竹。

溪水潺潺奔流。

童年阿炳的手指，在琴弦上移动……

7 道院走廊

音乐化转为二胡独奏《寒春风曲》。

成年阿炳的手指，在琴弦上移动。

阿炳已经二十多岁了。他坐在廊沿尽头的朱栏上练习二胡。在他身边，一枝蓓蕾初放的腊梅，在漫天飞扬的白雪中，愈加显得孤傲挺拔。

二胡独奏《寒春风曲》随着风雪飘逸。

雪中腊梅。

拉琴的阿炳沉醉在乐曲声中。

8 小屋内

破旧简陋的道院小屋。

华雪梅躺在一张竹榻上，呻吟咳嗽，看来病情已十分严重。

《寒春风曲》阵阵飘来。

华雪梅吃力地侧耳细听，越听越感到不对头。他喘息着，用力地喊：“阿炳！”

9 道院走廊

阿炳正在全神贯注地拉着《寒春风曲》。

突然传来华雪梅的喊声：“阿炳！”

阿炳闻声，急忙收起二胡，往小屋门口走去。

10 小屋内

阿炳携着二胡，推门进来，问：“师父？”

华雪梅：“你……你……刚才拉的是什么？”

阿炳迟疑地：“……是……《到春来》！”

华雪梅挣扎欲起，阿炳近前抚慰。

华雪梅：“怎么……《到春来》……会是这样？”

阿炳：“是……是我按照《到春来》的曲谱重新编的。
……”

华雪梅惊异：“啊？《到春来》这个曲牌，是《梵音》古

曲中的精华，你……你为什么……要改动呢？”

阿炳：“师父，您别生气。《到春来》这个曲牌，我很喜欢，只是觉得有些地方太刻板、沉闷，我就和别人一起琢磨着，改了改……”

华雪梅：“和谁？”

阿炳：“钟师父。”

华雪梅：“那个卖唱的钟老头？”

阿炳：“嗯！我还和钟师父商量，想把曲名改为《寒春风》。原想让您老人家听了高兴的……”

华雪梅脸色阴沉：“别……别说啦！阿炳，在我们道教《梵音》中，这支古曲的乐谱早已失传了。所以……我把它传授给你，可你……却胡乱修改。音调中间……还夹着世俗的邪气，这……”剧咳起来。

阿炳：“师父，您别生气……”

华雪梅：“我不是生气，只是担心……你喜欢民歌、小曲、小调，可是对……道家的《梵音》却不注重。这样下去……我担心呐……”

阿炳：“师父，我……”

华雪梅：“你进道院快二十年啦，不在道教丝竹上上升华，求取名望，却经常和那些卖唱的……”

阿炳：“他们里头真有些高人。”

华雪梅：“那个卖唱的钟老头，为人正直忠厚，二胡拉得很出色。向他学些琴艺、指法，也是无可非议的。可

你不能忘了自己的身份和教规，不能忘了正统的《梵音》曲牌。否则，你将来没有安身立命之地呀！”

阿炳：“是！”

华雪梅：“阿炳！你为什么要把《到春来》改名叫《寒春风》呢？”

阿炳：“寒去春来，初春的风仍旧是寒冷的。我从小失去了妈妈，跟着您生活了二十多年，却不能叫您一声爸爸，我从来没有感受过人间的温暖，春风也是寒冷的呀！”哭泣。

华雪梅泪如泉涌，剧咳，急喘。

阿炳吃惊：“爸爸！爸爸！”

炭盆里的木炭火，已经奄奄一息。

窗外的腊梅，在风雪中颤抖。

华雪梅生命垂危：“阿炳，爸爸……没有什么留给你……这把二胡，这面琵琶，已经……伴随我……五十年了……你，留着用吧！……阿炳！记住……我的话，你要多奏《梵音》，在道教里……成为一个有名的……法师……我……我也就……”

阿炳失声痛哭：“爸爸！”

凄怆、阴郁的钟声。

桌上的二胡、琵琶。

风雪中的腊梅。

钟声渐响。

11 苍松下

手指在琵琶弦上轻柔弹奏《慢三六》。

又是一个春天来临，阿炳在苍松下练习弹奏琵琶。

画外音：“华雪梅死后，一把二胡，一面琵琶，就成了阿炳寄托感情的伴侣，他热爱音乐，又勤于学习。常年如一日，不分冬夏，琴不离手，笛不离口。”

12 竹林边小溪

盛夏的夜晚，没有一丝风。大地格外幽静。

阿炳穿着小背褡，坐在竹林边石头上吹着箫。——
《寒梅曲》音乐扬起。

箫声呜咽。

阿炳吹箫的剪影。

河边走来两个人。临近，看清是年近六旬的钟师父和十七八岁的琴妹。

钟师父身背乐器，琴妹一手搀着他，一手拿着云板。

箫声渐隐。

阿炳起身招呼：“钟师父，琴妹！这么晚才回来呀！”

琴妹：“阿炳哥！”

钟师父叹息着：“唉！阿炳，这年月，开口饭不好吃呀！流氓、恶棍，寻事，找岔儿！大地方不敢拉场子，瘪

角落里又赚不到几个铜板。唉，难呐！”

阿炳十分同情地：“钟师父，这几天，我本想来看看您老人家……还想请教您，我编的那支琵琶曲《龙船》的工尺谱，您看行不行？……”

钟师父兴奋起来：“行！阿炳，我看不必再改了。你编的《龙船》曲，我试着弹了几遍，真是活龙活现。一听，就象看到江南端午节赛龙船的情景。你把《下盘棋》这三支民歌，同丝竹乐《四合》中间的一段变换演奏，很中听。尤其是开头起板的锣鼓声，真是惟妙惟肖，热闹极了。……”

阿炳憨笑：“您老人家过奖了。钟师父，我学的技艺，论家传是靠我父亲；论师教要算您老人家！可我编的曲子，在您面前，那简直是鲁班门前耍大斧啦！……”

琴妹：“阿炳哥！你现在真会说……”

钟师父也高兴地笑了：“阿炳，老话说得好：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刚才我听你吹的《寒梅曲》，就比我们老一辈强得多嘛！所以现在人家都称呼你阿炳小天师呀！”

阿炳不好意思地笑了。他深情地看着钟师父和琴妹。

琴妹：“爹，不早了。快回小客栈吧！”

钟师父：“好。阿炳，过两天你抽空到我这儿来，我跟你合奏一段《龙船》曲……”说完，扶着琴妹转身。

阿炳目送他们的背影消失在夜幕中。

13 河边汲水码头

初秋的早晨，树枝上鸟语啾啾。

清澈的河水，一只木桶击破水面，圈圈涟漪，随波散开。

阿炳和一个十余岁的小道童，正在河边打水。

一个穿着长袍西裤的中年人，急急地向河边走来，当他看清了河边打水的人确是阿炳后，赶忙喊：“阿炳兄弟！阿炳兄弟！”

阿炳抬头：“哟！赵先生，您早！”

赵先生：“阿炳兄弟！出事了！”

阿炳和小道童急忙拎起水桶上岸。

赵先生走近。

阿炳用衣襟擦着手：“赵先生，什么事？”

赵先生：“昨天下午，老钟师父被几个流氓打了，伤势很重！”

阿炳：“啊？”

赵先生：“阿炳兄弟，老钟师父欢喜你，你快去看看吧！”

阿炳：“好，我就去。”

赵先生：“我要到学堂请个假。回头就去找你们。”

阿炳：“好！”

赵先生匆匆告辞而去。

阿炳对小道童：“师弟，我去去就来。”

小道童：“师兄，清沅法师已经起床，马上就要念经做‘课颂’了呀！”

阿炳：“这……”他想了想，心一横：“不！我不能不去！”说罢转身就走。

小道童不知如何是好，忧虑地目送阿炳远去。

14 小客栈内

琴妹正在给钟师父捶腿。钟师父半躺半坐，不断地呻吟着。

琴妹：“爹！一夜没闭眼了，您睡一会儿吧！”

钟师父：“唉！我要起来！”挣扎欲起。

琴妹：“爹！您要干什么？”

钟师父：“阿琴，不上街做生意，吃什么呀？”

琴妹：“可您的伤这么重，还在吐血！”

房门轻轻推开。阿炳出现在门口：“琴妹！”

琴妹惊诧：“阿炳哥！”

钟师父：“阿炳，你怎么来啦？”

阿炳：“是赵先生送的信。琴妹，是怎么回事？”

琴妹：“就是那个外号叫李老虎的，说是当上什么警长，要办酒祝贺，让我们去唱堂会，我爹看他不怀好意，就没去，谁知道下午刚一上街，就叫一群流氓给打了……”

阿炳：“李老虎！这坏蛋，他在无锡城里做的坏事还

嫌不够呀！”

钟师父：“这老天爷呀！就是没天理呀！叫穷人还活不活呀！”

阿炳：“琴妹，请郎中没有？”

钟师父：“唉！请郎中也没用，哪来钱撮药呀！”

小客栈的老板娘，出现在门口：“噢！阿炳兄弟，你来啦！”

阿炳：“王师母！”

老板娘回头对琴妹，为难地：“琴姑娘，要说你们遭了这份难，我真不好开口……”

琴妹：“王师母，我们两天没卖唱了，这栈房钱……”

老板娘：“你家的难处我知道，可今天又要上捐缴税，再说开门七件事，我一个寡妇也真难撑呀！”

阿炳：“王师母！钟师父和琴妹，是您的老房客，请您宽容一下，我们再想想办法。”

老板娘叹了口气：“那好吧！”回身怏怏地走了。

钟师父：“阿琴，扶我起来！”

琴妹：“爹，您？……”

钟师父：“扶我起来！”

阿炳：“钟师父，您这是……”

钟师父：“拿上琴，上街！”

琴妹求救似地对阿炳：“爹刚吐了血！”

钟师父颤颤悠悠地下了床，他刚伸手要去拿下挂在柱

子上的二胡，眼前一黑栽倒在地。

琴妹大惊：“爹！爹！”

阿炳连忙去帮琴妹搀起钟师父，扶他躺到床上。

钟师父微微睁开含着泪水的双眼。

阿炳想了想，下了决心，赶忙脱下道袍：“琴妹！走！”

琴妹：“干啥？”

阿炳：“上街！”

15 崇安寺庙外

庙会，人群济济，异常热闹的景象——

耍木偶戏的，正在表演老虎吃猪八戒。

耍猴儿的，穿红袄的小猴正骑在老绵羊背上跑圆场。

唱“小热昏”的，敲着小镗锣在卖梨膏糖。

耍把式的，吆喝着两个小女孩翻空心跟斗。

吹糖人的，手里拿着“老鼠偷油”吸引几个男孩。

吃食摊头：酒酿圆子、梅花糕、海棠糕，以及卖馄饨的“骆驼担子”冒着热气……。

五洋杂货摊，在刺耳的铜鼓和喇叭声中，一个男人头戴“爵士高帽”，正在叫喊着招徕顾客。

墙头上张贴着五花八门的广告。引人注目的是戏曲海报的脸谱。

惠山泥人摊头——手捏戏文和大阿福。

16 茶馆门前

戎装革履，缀警官肩章的李老虎，率领着警察小头目申阿龙和两个警察，迎着熙来攘往的人群走来。

李老虎和申阿龙走进了茶楼。

喝“功夫茶”的各式茶客，纷纷站起来向李老虎点头哈腰。

李老虎入座，露出得意的狞笑。

17 崇安寺庙外

从茶楼窗口可以眺望庙会红墙一角，那里围着许多人，正在听琴妹卖唱。阿炳坐在一旁操琴伴奏。

小小无锡景，
太湖鱼米乡。
青山绿水好呀，
好呀好风光。
好风光呀好风光，
风光虽好人辛酸，
琴妹卖唱诉衷肠。

家破人又亡，
三岁没有娘。